



你喜歡誰

林 雨

插 图：王 立 志
封面设计：张 逸 民

你 喜 欢 谁

林 雨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5.5印张 2插页 114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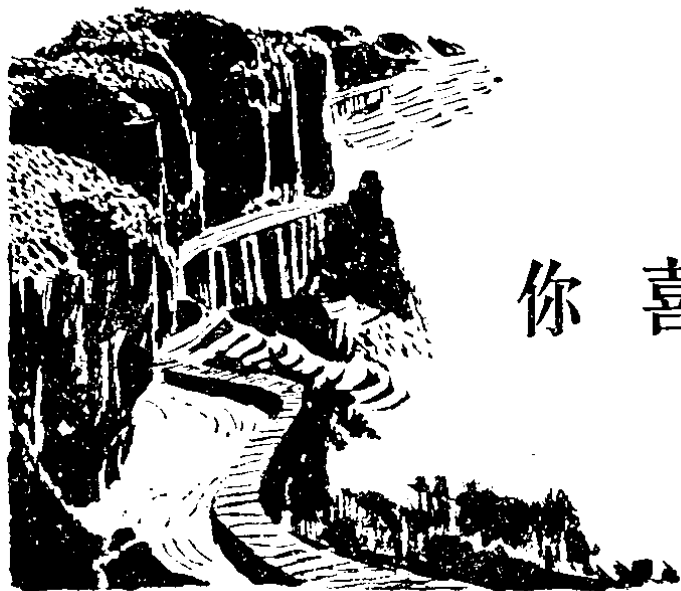
1978年8月第1版 197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000

书号 10099·1275 定价 0.45元

目 次

你喜欢谁·····	(1)
三天的故事·····	(17)
烧水炉旁·····	(37)
伟大的事业·····	(49)
龙井岗·····	(70)
静静的黎明·····	(115)
家庭悲剧·····	(133)
除夕之夜·····	(149)
 后 记·····	 (170)



你 喜 欢 谁

数月以来，每逢有人问我准备写什么？我便立即想起今年夏天一次下乡的见闻：

那天午后一时，我到了县城车站。下了汽车，来到县委和县革委大院，连找了两个有关部门，都锁着门。人呢？想打听一下，然而偌大的机关大院，静悄悄，空荡荡，只人不见。

我正在四下巡望，一辆卡车鸣着喇叭，从大院门外开进来。这卡车，象煞车失了灵，进了大院也没减速，“忽”地从我身旁驶过。我侧身低头，刚躲过被它旋起的尘土，抬头看，那车已经跑到大院一侧，“嘎——”的一声，车头向下一拱，车尾向上一翘，煞住了。车刚停下，车门开了，一位年青的司机随着跳下车来。他把线手套从手上拽下，往驾驶座上一丢，顺势用肩

膀把车门“嘭”地顶上。在他抬手摘下墨镜装进裤袋的工夫，也已走到车头旁，伸手把引擎盖掀起，让机器散着热。这一串动作，象是同时完成的，干净利落。

我上前说：“请问，你们这儿几点钟上班？”

他转头望了望我，因而我也看清了他，是个很漂亮的青年。虽说全身挂着汗渍和油渍，却不显得赖歹，倒反增添了生动的色彩。他瞅了我一眼，瞬即转身，到车上去取水筒，似理不理地答道：“我们这儿，现在上下班没有点儿！”

我又问：“那——机关的人呢？”

他不甚耐烦地说：“都救火去了！”

难怪人家焦烦，原是失火了。我迟疑一会儿，想打听一下是在哪儿救火，可他已经拎着水筒匆匆地走了。看样是给卡车提凉水去的。

“有事儿到救火办公室去找人！”他是觉得刚才对客人太冷落了吧？这才又回头这般告诉了我，而且给我指了指方向。

竟有这种机构，“救火办公室”？新鲜！

我来这儿是深入生活搞创作的，与这“救火办公室”不大相干。然而，有关的部门没有人，只好到那儿去打听一下了。我顺着青年司机指的方向走去，看到一间间办公室的门都锁着，直到大西头的一间房子外面，才听到里面有人在争吵：

“俺大队这四千二百亩地，县里要是不打算要它了，就干脆明说！”这是个粗莽的声音，听起来，咄咄逼人。

“咋不要？丢了一分一厘，拿你是问！”这是个哽哑的声音，嗓门不高，却是毫不相让。

“那，你就得给我水！”

“哪来的水给你？水库里只剩下八百万方水了，你知道吧？”

“知道怎么了？俺多了不要，给十分之一吧！”

“你想吧，十分之零也不给你！”

“大旱了六个月，我一回儿也没张口，你当水利局长的不是不知道。现在到了关键……”

“就因为关键时刻，所以一滴也不能给你！”

“为啥？你留着它干什么？”

“那点水要给别的大队！”

“这么说别的大队是亲娘养的，俺南赵是后娘……”

“叮铃铃……”电话铃响了，打断了双方的争执。

这工夫，我才抬头看了看门旁的牌子，是“抗旱办公室”。我豁然明白了，“救火”之说，原是抗旱。

“是刘书记吗……对！机关，包括下属单位全部拉下去了！”是那个声音哽哑的人接电话。“……有点哑，是叫风呛了一下……没关系，我能坚持……”

趁这空儿，我走了进去，迎面看到一位壮实的老汉站在那里。他年约五十上下，脸被晒得登黑，黑得连眉毛胡子也看不清了。他敞着对襟小褂，绾着青布裤腿，一手攥着一把大镢，一手拿着草帽，瞪着怒气冲冲的眼睛，直盯着在接电话的人。不用问，他是要水的人了。看样子，不给他水他是会抡镢头的。

接电话的人当然是水利局长了。他三十几岁，不但嗓子哑了，眼睛也充着血。一看便知是昼夜“救火”造成的。这场大“火”，一烧半年，极好的人也会被折腾垮的。然而，看他的精神，却很愉快。我拿出介绍信，准备等他打完电话好交上。可是，他用肩膀和腮骨夹着听筒，腾出手来把介绍信要了过去，抽出信纸，展开，一边“是”、“好”地回答着对方，一边迅速地

看介绍信。看完，向我点点头，示意“请坐”。他继续打电话。

“……大朴公社种上了一半，夏店才动手……对，套种的玉米小苗基本上救活了……已经给王疃六万方了……水库里只有八百万方了，大鱼都直翻筋斗了……赵庄公社吗？”水利局长说到这里，朝着要水的老汉眨眨眼，“那里是艰苦啊！特别是南赵大队……是啊！不过他们拚上了，大人小孩都动员上阵了，昨天他们就开始用拖拉机到东山去拉水了，今天又在河床沙沟里打简易井。他们一定能克服困难，战胜干旱……”

此时，要水的老汉急了，对着水利局长说：“你不给水，我们拿什么克服困难。”

水利局长没理他，只是笑笑，又继续接电话：“……什么？他们要我们支援……好，好……”他用手捂住话筒，对要水的老汉说：“你不用缠了，水库的水要全部支援南县五桥。”他又放开送话筒，对县委刘书记说，“好的，我马上通知水库给水……”

这时候，那要水的老汉又吵嚷道：“你说我们南赵冒烟了！”

水利局长又向他摆摆手，要他不要这般吼叫，免得被县委书记听到。然而晚了，显然对方已经听到了，而且在询问是谁在要水？水利局长挤挤眼，回答书记说，“没有谁。”可是，要水的老汉声音更高了，说：“怕什么，你说我赵镢头要水！”

叫赵镢头？有意思！这不会是正名，大概是绰号吧！为啥叫这么个绰号呢？我不由得看了看他手里攥着的镢头。果然，这镢头很不一般，比常见的厚得多，长得多，宽得多，自然也重得多。然而，由于镢刃擦得锃亮，倒也不使人有莽重之感。其绰号是因此物而得呢，还是因“镢”“倔”谐音而形容他的性格？



我正在寻思的当儿，水利局长已经放下了电话听筒。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，笑着对自称是赵镢头的说：“老赵，妥了！刘书记点头了，给你水！”

“真的？”赵老汉虽是疑问之词，紧张的情绪却也顿时松弛下来，脸上显出了喜悦。许是解决了水便想起饿了吧？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烧饼，一掰两半，把一半扔给了水利局长，说，“你也没吃饭吧？”自己拿起了另一半，“吭哧”一大口，嚼着，问：“给多少？”

水利局长轻巧地说：“你要多少给多少！”

“啊？”领导上的大方，让赵镢头产生了怀疑，他连忙咽下那口烧饼，说：“噎！这事不能打哈哈！”

水利局长故作严肃地说：“打什么哈哈？给五桥送水，反正要从你们地片上通过，你用多少就截下多少好了，剩下的再给他们。”

“要是我都截下呢？”赵镢头把拿在嘴边的烧饼放了下来。

“刘书记说，由你的镢头决定！”水利局长说完，拿起电话听筒，摇通了水库，通知立即给南渠供水！

给水是无疑问了，可是老赵的愉快也消失了。似乎是“镢头决定”一语起了作用，他真的低头把自己的镢头端详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对水利局长说：“好吧，我走了，回去准备接水。”他的话不象先前那样粗了，又看了看手中的那一半烧饼，无心吃了，便又丢给了水利局长，扛起镢头走了。

老赵走了以后，水利局长才顾到我。他说县机关的人全部下去“救火”去了，一切事务都由抗旱办公室兼管。“你看，我一个人既是县委又是县革委。”他问清了我的来意，建议我到南赵大队去，说刚才走了的那人就是南赵大队的支部书记，叫赵茂

清。

“到他大队去？”我有些迟疑了。因为我是想找先进典型，他够得上吗？

水利局长看出了我的意思，说：“你不喜欢他吗？”

怎么说呢？并非不喜欢，可也说不上喜欢。你看，为本单位利益争得这么起劲，哪有共产主义风格？可是，我不好明讲，只好岔开话题，问：“为什么叫他赵镢头呢？”

水利局长先笑了一阵，刚想和我介绍这外号的来历，电话铃又响了。他还没接完电话，又进来一人。我一看，正是我刚进大院时遇到的那位青年司机。水利局长接完电话，说：“你好快啊！比我预计的时间早回来了二十分钟。咱先说下，你可要小心，发生了事故不行。”

那青年司机也不说话，只把一张纸条交给了水利局长。

水利局长看完纸条，问：“王明亮没说什么？”

青年司机微微露笑，说：“王书记骂你了！”

“骂我啥？”

“说你小里小气，不是‘英雄人物’！再给三台就不骂了！”

水利局长把纸条往桌子上一放，说：“这个‘走资派’，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”他转头对我说：“不能再给了，你说是吧？现在咱手里只剩五台柴油机了，都放出去行吗？万一急用，就抓瞎了。不行，不能给。”听他对我讲的，好象我也是这里的主人，搞得我莫名其妙。我连忙瞥视了一下那张纸条，原来是一张借柴油机的收条。收到的签名人是南县五桥公社的王明亮。水利局长也没等我回答，又转头对青年司机说：“你站在这儿等也没用。还不快到食堂吃饭去？”

青年司机说：“救火嘛，还能到食堂吃饭？”

水利局长摇摇头，指着他对我说：“你看，南赵净是这号人，不给任务不吃饭。”他转头对青年司机说：“好！先给任务。你吃了饭，到库里装上三台柴油机，五根橡皮水管。装好车，你再到我这来一趟，告诉你往哪送！”

青年司机走了。水利局长说：“他，连汽车都是南赵大队的。因为抗旱，县里把他和车一块暂时借调上来。他也姓赵，在部队当了五年汽车兵。七五年春天复员回来的，先在大队当民兵连长，去年冬天大队买了汽车，这才当了司机。县里借调的时候，也挨了赵茂清一顿‘镢头’。我说‘按天算钱！’他说‘我还没看上你那几个钱来！’我装生气的说‘不借了！’可是，我的电话机放下不多一会儿，这个小伙子开着车就来报到了。我问他‘你们赵书记和你怎么说的？’他说，‘老赵叔说，到了县里要积极主动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要是偷奸耍滑，小心回来我整你！’你看，这就是老赵的‘镢头’脾气……”

经他这么一说，我对赵镢头倒是有点感兴趣了，便又问起他那绰号的来历。水利局长告诉我，赵茂清也是当过解放军的，五八年复员回了家。那时候，南赵水差、土差、人的思想差，一亩地只打百十斤粮食，是全县最穷的大队，他们能不能改变面貌，别说外人没信心，就是南赵大队的人说起来也摇头：“俺大队，没治！”赵茂清复员回来后，当上了干部，他说：“怎么没治？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叫咱治了，这么几千亩地就治不了？”他特制了一把大号镢头，领着南赵群众先整土，后治水，同时整顿了党团队伍，批斗了地富分子，批判了资本主义倾向，南赵很快翻身了。你看，现在连汽车都买上了，他那个大队基本上机械化了。可是，老赵还是行动不离他那把大镢，所以赵镢头算叫开了。“可是，他这个外号真正叫响了，还

是在去年春天……”

接着，水利局长在不断处理电话中，告诉了我去年春天发生的事情：

一九七〇年北方农村工作会议以后，我们县排除了“四人帮”的干扰，坚持抓生产，花了三年多的时间修了个大型水库。有了这个水库，除了象今年这样的大早年，一般情况下全县农业用水基本上解决了，所以粮食产量很快跃上去了，七五年平均亩产过了千，最好的是南赵大队，亩产双过“江”。

南赵大队在我县的最南头，过了一条河就是邻县的五桥公社。那条两县的界河，是条季节河，流程短，落差大，大雨一来，倒也滔滔，雨天一过，立刻变成涓涓细流，三天不雨就干了。农业用水靠它是靠不住的，所以两地虽然一河之隔，产量却相差悬殊，一亩地能差五百多斤。原因吗？是那儿有帮人闹得太凶，把党组织闹瘫了，那几年什么农田基本建设也没搞。七五年那里整顿，去了个新党委书记，就是王明亮。他不怕当“走资派”，“炮轰”也罢，“油炸”也罢，“砸烂狗头”也罢，他还是照样干，决心把生产搞上去。他向我们县提出了个要求，以后在干旱时期能给五桥公社供点水。我们县委同意了。可是，要给五桥公社供水，就得延伸水渠。延伸水渠就得占用一点赵庄公社的土地。为这件事儿，县委刘书记带着我亲自到赵庄公社召开了有关大队支部书记的会议。刘书记讲了修这条水渠的意义和补偿损失的办法，我说了修这条水渠的理想线路和技术要求。说完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大伙呢？一人两只眼，都盯着赵茂清。为啥？因为按这条理想线路开渠，绝大部分占用的是南赵大队的地片。别看是条简易水渠，掐分掐厘地设计，也得占用二十几亩地。这自然等着听老赵的态度。可是，他坐在那

把大镢柄上，头不抬眼不睁，只是一个劲地抽烟。他这个人，三伏天干大活，脸上见不着几个汗星星，可是那天已是“数九”的日子了，他坐在那里开会、抽烟，眼看着他的额角上渗出了油。你看这个态多么难表？

等了好一会儿，赵茂清才把烟袋往镢头上磕了磕，说：“刘书记，这事儿县委定了没有？定了我执行！”

刘书记说：“也定了，也没定。说定了，是这条水渠一定要挖；说没定，是从哪个大队的地片上经过可以协商。这是考虑到还有个集体所有制的问题。有损失补偿，也得所属大队同意才行。不同意再和别的大队协商，无非是水渠有个曲直之分、长短之分罢了。”

赵茂清又把烟袋含到了嘴上不说话了。这工夫，小赵开口了：“要是这样的话，刘书记，给我们点时间，考虑考虑吧！”

小赵就是刚才来的那个汽车司机，那时候还是大队的民兵连长。这个青年，别看他表面上有点孤傲，可思想很正，话不多，很能说到点子上。说也怪，要是别人插嘴，赵镢头准会给他一“镢”，可是对小赵，没看见他发过脾气。那天，小赵说“考虑考虑”，老赵只是瞪了他一眼。说不上是同意还是不同意。

小赵又说：“叔，是得考虑！昨天五桥那边已经传出话来了，说南赵自个‘走资’还没走够，又要帮着五桥的‘走资派’去‘走资’，如不听警告，要‘砸烂狗头’的。这可是路线大事，能不慎重考虑吗？”

老赵“忽”地站了起来，从地下拿起原坐着的大镢，说：“那就没啥可考虑的！”说完，走了。从说话的语气看，大概是同意了。

就算是同意了吧，老赵在这次会议上给我的印象，也是不太好的。所以，在回县的路上，我对刘书记说：“赵茂清这样的干部，可真……”后面的话我没说出来。

刘书记看了看我，略一顿，问我：“如果今天有两个干部，一个是赵茂清这样的，另一个答应得很痛快，‘为了党的事业，别说二十亩地，二百亩地又算什么，拿去！’这样两个干部站在我们领导面前，你应该喜欢哪个？”

听刘书记的口气，显然是偏爱老赵这样的。我也并非不喜欢他。他这人没有假，五十岁的人了，有时还象小孩一样天真；可是，也太有点小气了，为了二十亩地，心痛到那个样子，犯得着吗？所以我说：“不就是二十亩地吗？”

刘书记说：“你对他还是不够了解。他不是心疼多少亩地的问题，而是对党交给他那部分事业的责任心问题，也是对整个党的事业的感情问题……”

对党的部分事业的责任心和对党的整个事业的感情？我很想听听水利局长的进一步解释，可是，这时突然闯进来那个青年司机——小赵。

“你好快啊，又走到我预计时间的前头了。”水利局长用手点着小赵说：“知道你没吃饭。好，不逼你吃了。车装好了吧！你现在马上送到五桥公社去，告诉王明亮，再不借了，骂娘也不借了……”

水利局长以愉快的声调，连说“不借了！”然而，在我的脑子里，忽然把他和赵茂清联系到一块了。他两人性格不同，一个诙谐，一个暴躁，我却觉得他俩很相似。哪点相似呢？没容我仔细琢磨，水利局长又说了：

“你告诉王明亮，水库已经往南干渠放水了，半个小时就

可以灌进县界河里了，叫他们赶快把机器、水管安装好，做好抽水的准备。不过，你给我警告他，我不当‘英雄人物’，他也别再当‘走资派’！”说着，他咯咯地笑了起来。

我问：“南赵不是要把水截下吗？”

水利局长说：“放心，一滴也截不下。”

我说：“那，你真打算不要南赵那四千二百亩了？”

“放心，一分也丢不掉！”

水利局长两个“放心”，把我“放”糊涂了。既不给人家水，又说丢不掉，行吗？他见我有些疑惑，说：“赵茂清啊！他早做了两手准备了。他来争水，当然说明南赵困难到极点了，不困难他不来争。可是，他也作了自力更生的安排。其实，他把水争到了手，他倒成了思想负担。这里面有个感情问题。”

又一次提到“感情问题”，我想问问明白，水利局长说：“现在没时间和你解释了，路上你问问小赵吧！”他转头对小赵说，“顺路把这位同志带到你们南赵去。”他又拿起桌子上的那两半火烧，一下子塞到小赵手里，说，“路上得空吃吧！”

小赵也没推辞，象老赵那样，“吭哧”一口，朝我把头一摆，说：“走，上车！”

我用小跑跟上了他的脚步。

汽车在焦干的大道上急驰，我透过玻璃前挡板向空中张望，但见无边的天际，瓦蓝瓦蓝，象个风平浪静的弧形大海，没有一丝儿皱折和波纹。现在，既是盛夏，又是午后，灼灼的骄阳，向下喷着天火。

小赵确有点孤傲，上了车，出了城，跑了老远，一句话没说，更加戴上了墨色眼镜，显得越发严肃。和这种性格的人同

行，最好不要主动讲话。然而，那个“感情问题”一直在我脑袋里打转。水利局长不是叫我问小赵吗？于是，我终于打破了沉默。

“小赵同志，你们大队的赵书记怎么样？”

小赵开始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，只是一楞。待我把水利局长说的故事提了一下，他明白了，却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沉思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说：“老赵叔，别看他倔，可是对党的事业有很深的感情。有人不服，说他只有二十亩地、几万斤粮食的感情。我说句难听的话，这是小人度君子。俺大队也有比他感情‘大方’的人，听说要挖水渠，他不当回儿事，说‘不就是二十亩地吗？一年四五万斤粮食到头了，分到我个人名下，能有几个钱？拿去，还赚个风格’。俺老赵叔没这个‘风格’，可有个‘感情’。就说那天晚上开会，他憋了一头汗走了，可是他没回家，是扛着大镢到了地里，顺着要开渠的路线一步一步地量。走一段路，就对我说一气。‘二十年前，这里叫酸枣岭，为平这个岭，大队用了两个冬春，连你东邻家的宝山爷爷都参加了。老人为集体出了力了……’；‘这块地片，原先叫乱山岗，你四大爷的腿就是整这块地的时候，叫石头砸坏的’；‘这儿叫旱龙道，平地挖出了三尺深的沙，又垫上五尺厚的土’。他这样走着说着，一直走到顶南头的县界河河边，我转身向北一望，现在这地面，平得象刨子刨过似的。这是怎么平整出来的？是用汗水泡出来的！老赵叔没说自己，可是谁都知道他费了多少心血，多少劳动。不用说别的，就说他的大镢头，二十年打了二十把，你看出了多少力吧！他怎么能没感情？说他只有二十亩地的感情，我说他的感情还细小，细小到连一分一厘地也不舍得丢。有这样细小的感情就不能有伟大的感情吗？我说不然，

一个人不热爱党交给自己的那一部分革命事业，他能热爱党的整个革命事业？我看不透。话说远了，还说那一天吧！那天我走了这么一趟，对我教育很大。我说，‘叔，要把它挖了，可真得考虑考虑！’老赵叔说，‘有啥可考虑的！说咱帮人家‘走资’就‘走资’，天底下都这么‘走’就好了。’说完，他抡大镢，‘吭’的一声，刨下去，说：‘就从这儿打头开渠！’那时候，地早上冻了，可是他这一镢头，刨进五六寸深，你说有多大的劲！”

经小赵这么一说，我对“感情问题”的理解解决了，却忽然又想起了绰号问题，说：“赵镢头的外号就是这一镢头得的？”

我这没有任何贬意的一问，却使小赵不高兴了。大概他觉得叫了老赵的外号，就是对老赵的不尊敬，或者是认为我不同意他对老赵的评价吧？所以他的口气立即变严肃了：“不管你怎么看他吧！如果你问社员群众，上面有两个领导，一个是老赵叔，一个是那种‘大方’的人，你喜欢哪个？”

小赵沉默了，我也沉默了。因为我在思考着小赵提出的问题：“喜欢哪个？”由此我又想到县委书记也提出这同样的问题：“喜欢哪个？”是啊！假若我是社员群众，或是党委书记，我该怎样回答？

汽车没有鸣号却猛然减了速，我的身体向前一倾，我的思路断了。抬眼望去，前面不远处，有个扛着镢头的人，沿着大路一侧的水渠边小跑着。

啊！那不就是赵茂清吗？他为什么跑呢？他为什么老看着水渠底下在跑呢？噢，看清了，他是盯着水渠里淌过来的水头在跑啊！他跑着跑着，忽然跳到了水渠里面，溅得水花四射。